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蓬蒙不隳威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費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頤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止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恍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皤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遊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善天善地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雖斗得之終古不咸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髮嵬嶮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
 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顛項得之以處玄
 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
 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
 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
 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
 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
 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
 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
 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
 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曠明瞻
 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
 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
 止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
 運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
 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眉高於頂句
 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沍其心間而無事踣躄
 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
 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
 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
 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
 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
 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
 奚以汝適以汝為風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准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擇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也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
 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
 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
 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
 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
 生無所終窮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余戶乎嗟來余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為人矜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

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其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達於知矣唯簡

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刺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鐘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刺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類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聚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內篇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卧徐
 徐其覺于子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
 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
 我若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
 涉海鑿河而使查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
 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
 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
 殷陽至寥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
 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
 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
 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
 處墳壤之野汝又何用以治天下感予之心
 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
 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疎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
 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文來田獲狙之便執策之狗來藉如是者可
 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
 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
 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
 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
 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
 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
 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大未既其實而
 因得道與東雄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尤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
 我也有殫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歸吾示之以天壤名
 實不入而機發於理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歸示之以太
 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鮪栢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
 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
 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
 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
 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
 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豕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
 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臟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

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罷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鈎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間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通人之通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通人之通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醜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為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整之齊之前有標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本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顯

顯當是時也山無蹊陸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野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聞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覽堯為仁蹠跋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攝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孰為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閭扼驚曼說街竊變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跡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械滕固屬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囊持囊而趨唯恐械滕屬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罍之所布米糴之所刺方三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杜殺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肥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曰：何道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不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距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格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井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井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井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井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者，謀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井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搗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持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箏簧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毀絕鈞繩，而棄規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粟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

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心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因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燔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矣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使之倭釋，夫恬悛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

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住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為語卓犖而後有盜跖曹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為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斲喪其身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專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

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撻人心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剋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禁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

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桎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桎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間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
成子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
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
內關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
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
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十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
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
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
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
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
縉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
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
髀齋躍而遊雲將見之儼然止齋然立曰叟

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齋躍不輟對雲
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
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
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齋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
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
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
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
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道物之情
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
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
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
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
而物自化隨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
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萬云云各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
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

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
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
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
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
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
因眾以寧所聞不知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
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
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
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上者之不
知也夫有上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
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
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罣行乎
無方擊汝適復之挽挽以遊無端出入無旁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
無已惡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若
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南華真經卷之二

南華真經卷之三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業於事事業於義義業於德德業於道道業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備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夫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虞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大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暹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婁詒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